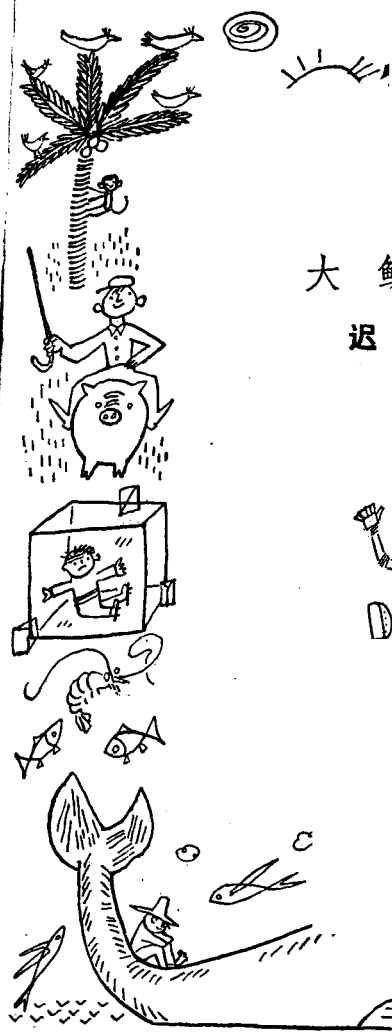


迟叔昌 著

大鲸牧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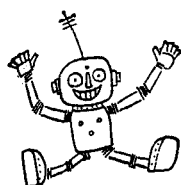
DA JING MU CHANG





大 鯨 牧 场

迟 叔 昌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这本书包含六个科学幻想故事，都是和生物有关的。这些有趣的故事当然是作者编出来的，但是都有一定的科学根据，还对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大胆的设想。热爱科学的少年朋友们，请读读这些有趣的故事吧！这些故事会告诉你们许多科学知识，还可能使你们的思想更加活泼起来，敢于设想美好的未来，愿意为改造自然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

大 鲸 牧 场

迟叔昌 著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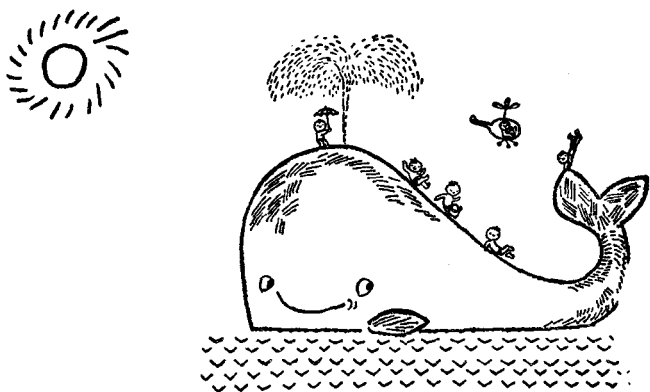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168 1/32 2 7/8 印张 44 千字

1963年5月北京第1版 1979年4月北京第7次印刷

印数 147,001—597,000 定价 0.21 元

目 次

大鲸牧场	(3)
起死回生的手杖	(21)
割掉鼻子的大象	(36)
3 号游泳选手的秘密	(54)
“科学怪人”的奇想	(67)



大鯨牧場

空中釣魚

“一条,两条,三条……”我低着脑袋,数小鉄桶里的魚。

大清早起,我們兄妹俩就坐在这岩石上釣魚了。今天这海湾里的魚真听话,一下鈎就是一条。到底釣到多少了呢? “七条,八条,……”我得仔細数个清楚。沒想到妹妹突然大叫起来:

“噯呀! 噯呀! 那是什么呀!”

我抬头朝妹妹指的方向瞥(piē)了一眼，原来是一架直升飞机在贴着海面飞。

“嗨，”我不由得埋怨起来，“直升飞机嘛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你这一喊，就把我给打乱了。”

我低下脑袋，只好从头数起：“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……”没想到妹妹又大叫起来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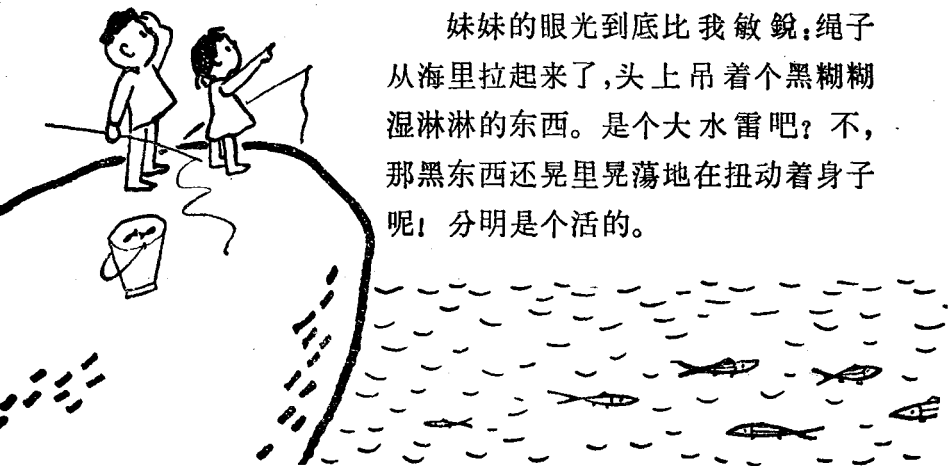
“噯呀！快看哪，飞机在钓鱼哪！”

我抬头一看，那直升飞机停在离海面四五丈高的空中，肚子底下挂下一条很粗的绳子来。

“哪有用飞机钓鱼的。”我真有点不耐烦了。“准是演习海上救护——搭救落海的水手。你别再打搅(jiǎo)我了，我的好妹妹！”

“不，不，是钓鱼。”妹妹拉着我的膀子，非叫我看不可。

妹妹的眼光到底比我敏锐：绳子从海里拉起来了，头上吊着个黑糊糊湿淋淋的东西。是个大水雷吧？不，那黑东西还晃里晃荡地在扭动着身子呢！分明是个活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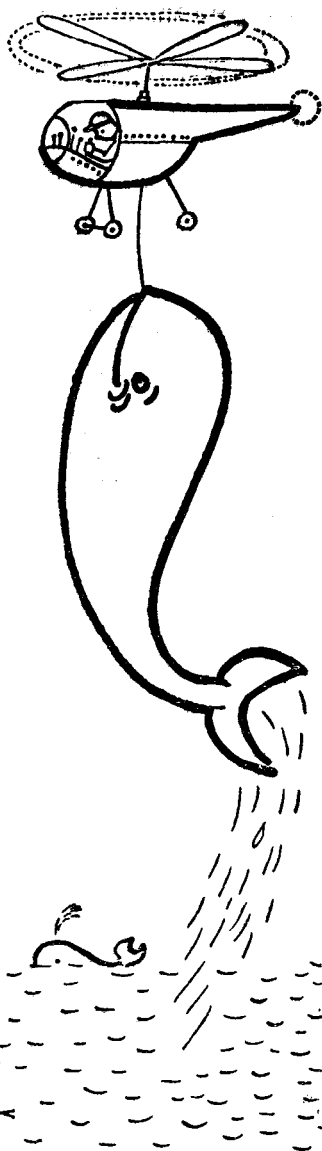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妹妹都看得发呆了。一会儿，直升飞机朝海岸飞过来了，绳子头上吊着的东西越来越清楚了。嘿，真是一条大鱼。

“走，咱们看看去！”我提起水桶，妹妹拿起鱼竿，就跟着直升飞机跑去。

野鲸和家鲸

直升飞机落在一带围墙后面。围墙上有扇小门正好开着，我们两个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闯了进去。

围墙里面是个大广场。一条大鱼，不，这回我看清楚了，地地道道是一条大鲸，躺在广场中央。直升飞机就停在大鲸身旁。驾驶员叔叔刚走下飞机。他看见我们兄妹俩提着水桶，拿着鱼竿，就亲



热地招呼我們：

“小朋友，你們来釣魚嗎？咱們倒是同行哩！快来瞧瞧我釣的这个大东西！”

駕駛員叔叔一边說，一边把挂在大鯨嘴上的魚鈎摘下来。这魚鈎可真吓人！足足有我的大腿粗。妹妹半信半疑地問：

“叔叔，你的魚鈎这么粗，怎么往上面穿蚯蚓呢？”

“哈哈！蚯蚓！”駕駛員叔叔笑得很开心。他指指旁边的一个大玻璃缸，說：“看，这就是釣大鯨的蚯蚓。”

“这叫什么蚯蚓呀！”妹妹撅(juē)起了小嘴說，“天下沒有这么粗的蚯蚓。再說，蚯蚓身上光溜溜的，也沒长这么多的疙瘩。”

妹妹說得对，玻璃缸里的不是什么蚯蚓。她說的疙瘩，分明是一种什么动物的腿上长的吸盘。

我立刻想起来了，搶着說：

“叔叔別哄人了，这是章魚，——八脚大章魚！”

“对，你說得一点也不錯。”駕駛員叔叔称贊我說。“要知道，我釣的是抹香鯨，不是你們桶里的那号小魚。抹香鯨可喜欢吃大章魚哩，鈎子一放下水，它們就围攏来搶。今儿我已經釣了六条大抹香鯨了！”

“六条！”我吃了一惊。因为我听說過，抹香鯨生长在热带海洋里。我忍不住問：“这儿怎么也有这許多抹香鯨？”

“多得很，非常多。”駕駛員叔叔笑着說。“我們才从南海

牧場赶回来了一大群。”

“牧場？”我更吃惊了。“牧場上全是牛呀羊呀的，哪儿来的抹香鯨呢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駕駛員叔叔笑得多么得意呀。“我們的牧場可是专放的是大鯨，就跟放牛放羊一样。当然罗，放牛放羊，得上大草原；这大鯨，可得放牧在汪洋大海里。”

“叔叔又要哄人了，”妹妹又撅起了她的小嘴。“大鯨怎么能放牧呢？”

“是件新鮮事儿呀！”駕駛員叔叔一点也不生气，还挺高兴地給妹妹解释。“小妹妹，你不知道嗎？在很古很古的时候，牛呀羊呀，都是野的。咱們的祖先把野牛野羊捉了来，把它們馴(xún)服了，它們才成了家畜。这海洋里的大鯨，本来也是野的。咱們就不能把它們养成家鯨么？”

“这有什么好处呢？”我真有点不明白。

“好处多得很哩！”駕駛員叔叔把碗口粗的尼龙釣索摔在一边。他在滑溜溜的抹香鯨的尾巴上坐了下来，說：“大鯨一身都是宝，皮，油，肉，內脏，骨头，沒有一样沒有用处。从前，各个資本主义国家，每年不知道要在海洋上杀死多少大鯨。生物学家再三呼吁，要大家保护大鯨，至少在它們生育的季节不要捕杀，否則大鯨就要灭种了。資本主义国家哪管这一套。它們只顾賺錢，仍旧一年四季濫捕濫杀。有一种美人魚，就是这样灭的种，……”

“什么美人魚？”妹妹眯着眼睛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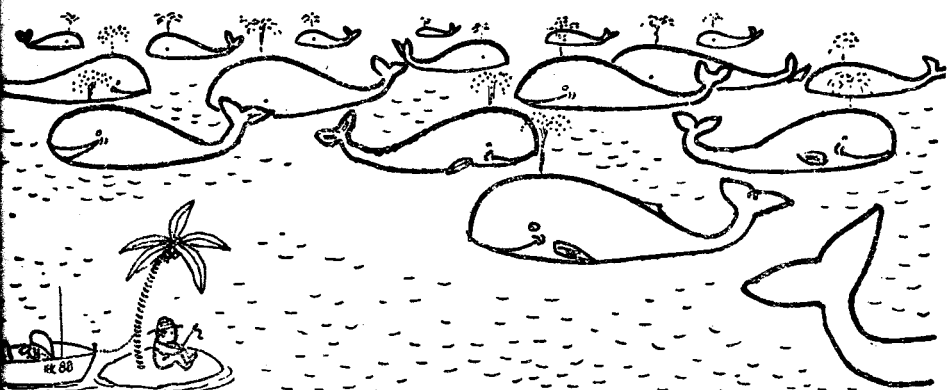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一种小型的鯨，书上管它叫儒艮(rú gèn)。”我赶紧說。我怕妹妹打断了駕駛員叔叔的話。

“对，”駕駛員又点头夸奖我了。“你的知識倒滿丰富。你們想，咱們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让大鯨灭种呢？所以我們把大鯨管理起来，按时赶到海洋上去放牧，讓它們多多繁殖，好好生长。然后每年根据人民的需要，宰杀一定数目的大鯨。你們說，这不跟养牛养羊完全一样嗎？野生的大鯨不就变成了家鯨嗎？”

“真是个好办法！”妹妹拍了拍手說。“这样一来，大海就变成了咱們养大鯨的大魚池了！”

“这話你可說錯了，小妹妹。”駕駛員叔叔說。“海洋是大鯨的牧場，不是魚池。因为大鯨不是魚，它跟牛羊一样，是……”

正說到这里，我只觉得身子一搖晃，脚底下的地皮忽然动



起来了。妹妹一个踉跄(liàng qiàng)几乎摔了一跤。我赶忙一把扶住她……

大鯨解剖室

原来我們站在一条好几丈寬的傳送帶上。傳送帶把抹香鯨，連同駕駛員叔叔和我們兄妹倆，緩緩地送進了一扇大門。

“小朋友，”駕駛員叔叔說，“这里是我們的‘大鯨綜合加工廠’。你們想參觀一下嗎？”

“好！好！”我和妹妹都高興得跳起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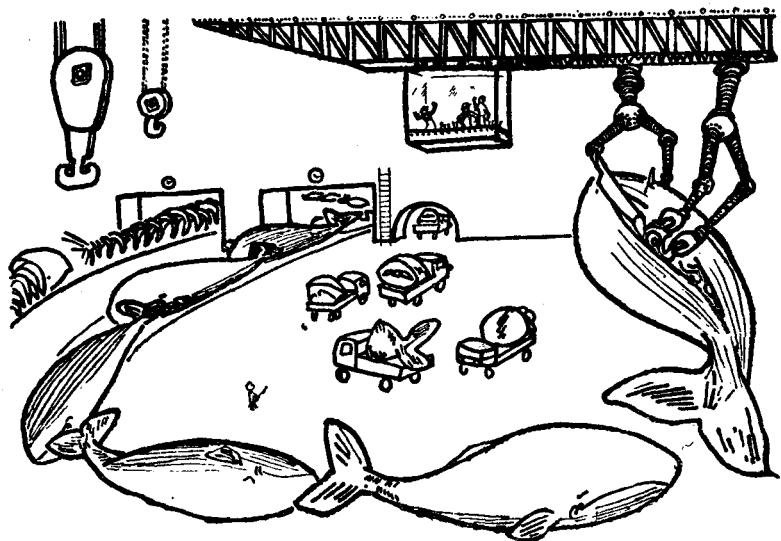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我們的工廠大得很哩，有食品車間，有煉油車間，有紡織車間，有皮革車間，……走一轉也得花大半天工夫。我看這麼辦吧，對面是宰鯨車間，左邊是成品車間。你們自己挑，看參觀哪一個。”

一有選擇的余地，我們兄妹倆意見又合不到一塊兒了。我要看宰大鯨，看看大鯨的五臟六腑(fǔ)是個什麼樣子。妹妹偏說開膛破肚沒有什麼好看，她要看看大鯨到底有什麼用。駕駛員叔叔看我們爭執不下，就對我說：

“這也好辦：你隨着傳送帶去參觀你的，我帶你妹妹上成品車間去，不就成了啦！”

駕駛員叔叔帶着妹妹走了。這時候，腳底下的傳送帶又緩緩地動起來，把抹香鯨和我，一同送進了對面的一扇大門。

奇怪，這宰鯨車間里沒有一個工人。只見從上面挂下來



一个大鉄鉤，勾住了抹香鯨的下顎(è)，把它吊了起來，然後讓它肚皮朝天，仰躺在一個籃球場一般大的平台上。一把雪亮的大刀從前面伸過來，在抹香鯨的肚子上掄(lūn)了一條口子。兩旁又伸過來許多小鉄鉤，勾住了刀口往兩邊一扯，剝開了寸把厚的鯨皮，露出又白又滋潤的板油。又有十幾個小鉄鉤勾住了板油，只一拉，就把幾寸厚的比乒乓球桌子大幾倍的板油扯了下來，送到另外一條傳送帶上。抹香鯨的五臟六腑，現在看得清清楚楚了，其實跟開了膛的大肥豬沒有什麼兩樣。

刀子鉤子都自己在動，比拿在人手里還來得靈活。我走上兩步，想看個清楚，忽然頭頂上有一個聲音在喊：

“小朋友，小心危險！請站遠一點兒！”

我急忙退了回來，抬頭一看，原來高處有一間小小的玻璃

房子，几个工人叔叔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操纵着机器哩。他們的双手怎么动，下面的刀子和鈎子就怎么动，跟直接掌握在他們手里一模一样。玻璃房子的門外挂着块小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机械手操纵室。”哦，原来这里用的是机械手。

工人叔叔工作得越发紧张了。只見无数把大大小小的刀子和鈎子一齐动起来，看得我眼花撩乱。肋骨給砍断了，肺脏和心脏給吊到一边去了；肝脏給割了下来，腸子跟着也給吊了起来，……只一会儿工夫，抹香鯨的內脏都給挖空了。整张的鯨皮也被剥了下来，又割下来一大块一大块雪白的鯨油，鮮紅的鯨肉。最后剥下一副空骨胳(gé)，好像一座沒有盖瓦的屋架似的，被传送带送出車間去了。

数不清的礼物

我走出宰鯨車間，駕駛員叔叔带着妹妹，正好从对面走过来。妹妹的两只手上，又是罐頭又是紙包的，捧了一大堆东西。她兴高采烈地喊我：

“哥哥，哥哥，你快来看哪！工人叔叔送了我們这么許多礼物。”

都是些什么礼物呀！我急忙迎上去看。嗨，光是罐頭食品就有七八种，罐头上写着：“紅燜鯨舌”“清蒸鯨肉”“鯨肝醬”“醬鯨心”……还有一瓶“鯨肝油”，一袋“鯨肉松”。还有化粧品哩，一块“龙涎(xián)香皂”，一瓶“龙涎香脂”。

駕駛員叔叔打開“龍涎香脂”的瓶蓋兒，把它送到我鼻子前面：

“你聞聞，這香皂香脂，都是用鯨頭油做的，還加上了龍涎香。”

香脂倒是挺好聞的，一股清香直沖我的腦門。可是這“龍涎香”是從哪兒來的呢？

“叔叔，龍涎不就是龍的口水嗎？”我問。“生物書上說，太古時代的恐龍早就滅種了。”

“哈哈，”駕駛員叔叔笑了。“這句話你可說錯了。龍涎香不是龍的口水，是從抹香鯨的腸子裏取出來的一種名貴的香料。”

想不到抹香鯨腸子裏還有這麼香的东西，我拿起香皂來又聞了一聞。

“哥哥，哥哥，這兒還有呢！”妹妹用擰着的小嘴指指她的口袋，她的兩隻手捧了這一大堆東西，動不了啦。

我伸手到她口袋裏一摸，掏出兩件小玩意兒來，是兩條三寸來長的小鯨。

“工人叔叔說的，一條送給我，一條是送給你的。”

這兩條小鯨顏色跟雪一樣白，像是塑料做的，不，塑料沒有這樣光潤，一定是玉石，也不，玉石不會這樣輕，……

“是象牙雕的吧？”我問。

“錯了！”駕駛員叔叔說。“我們廠里用的原料，沒有一樣

應該說是鯨毛，織出了許許多多漂亮的料子。”

对着这么多的礼物，我真有点不好意思。我說：

“妹妹，你怎么都收下了。我看你要把整个工厂都搬回家去了。”

“整个工厂？哈哈！”駕駛員叔叔又得意地笑了。“小朋友，你真是小看我們的工厂了。要是把我們厂里的产品，每一种都送你們一件，你們开一辆大卡車来也装不走呀！要說像鯨油啦，鯨蜡啦，鯨骨粉啦，还有葯品，香料，机器零件，工业原料，你們帶回去也沒有用处。”

“真沒想到，大鯨能制造出这么許多东西来！”我懊悔沒去參觀一下成品車間。

“至少有上千种。我不是說过了嗎，大鯨一身都是宝。”

“就跟大肥猪一样。”妹妹忽然接上一句。

“肥猪哪能跟大鯨相比呢？”我赶紧糾正她。“一头肥猪有多重？至多不过四五百斤吧！一条大蓝鯨，光說油就有……就有……”

就有多少斤呢？我也說不上来。亏得駕駛員叔叔帮了我的忙：

“两万斤。至少要两辆大卡車才拉得走。”

挤 鯨 奶

駕駛員叔叔看了看手表，對我們說：“到時間了，我得去挤